

## 《貢薩羅船長出使日本記（1644-1647）》

姚麗雅\*

C·R·博克塞所著《貢薩羅船長出使日本紀（1644-1647）》一書是關於17世紀葡日關係的重要歷史著作，敘述1644-1647年葡萄牙大使貢薩羅·德·西格伊拉·德·蘇薩率船隊出使日本意欲恢復葡日貿易，歷經坎坷卻遭遇失敗的歷史事件。作者文筆樸實平正，描述生動細膩，廣泛運用日文、荷蘭文、葡文和英文的檔案史料寫成。書中關於澳門的描寫可以補充讀者對這一時期澳門在葡日關係史上地位的瞭解，謹借《文化雜誌》撰文介紹之。

博克塞（Charles. R. Boxer, 1904-2000），出生於英國樸茨茅斯附近的懷特島（Isle of Wight）的山唐（Sandown），早年曾任英國軍隊的軍官，從事情報分析工作，從1926年起開始發表史學論文和著作，遂成為著名的歷史學家，專門研究荷蘭和葡萄牙帝國自創建至19世紀早期的歷史。其代表作有：論文集《葡萄牙貴族在遠東，1550-1770年：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幻想》（*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日本的基督教世紀，1549-1650》（*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葡萄牙航海帝國（1415-1825）》（*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等等。他還編纂出版了許多文獻，如《來自阿媽港的大船：澳門與日本舊時代貿易年報（1555-1640）》（*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sup>(2)</sup> 本書是博克塞在原有著作《A Portuguese Embassy to Japan (1644-7)》<sup>(3)</sup> 的基礎上增加新的資料再充實完善的成果，於1938年在澳門出版。奧登曾聲稱：“它使博克塞列入經典作家的行列。”<sup>(4)</sup>

本書敘述了1644-1647年，葡萄牙大使貢薩羅·德·西格伊拉·德·蘇薩（Captain Gonçalo de Siqueira de Souza）率船隊出使日本，欲恢復葡日貿易，雖歷經坎坷卻遭遇失敗的歷史事件。早在

\*姚麗雅，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1542年，葡萄牙人在加入中日之間的走私貿易活動中到達日本。不久，以澳門為中心的葡日貿易便順利開展起來。<sup>(5)</sup> 自從1549年8月耶穌會士沙勿略進入日本後，天主教在日本逐漸成長，葡商利用這個優勢積極開展葡日貿易，澳門-長崎航線貿易漸具規模。然而，到了16世紀80年代，事態發生了變化。1587年，豐臣秀吉發佈驅逐令，宣佈二十天內將所有傳教士逐出日本，但仍允許葡萄牙商船進入日本港口。<sup>(6)</sup> “禁教”政策發展到德川家康時代便不僅是針對傳教士了，而是面向所有的教士和信眾，禁教範圍也擴展到了全國，甚至愈演愈烈，竟至於成為全面禁止日本人同海外交流的“鎖國政策”。<sup>(7)</sup> 基督徒受到深重迫害，葡日交往就此完全中斷。<sup>(8)</sup>

1580年，年輕的葡王塞巴斯蒂昂戰死摩洛哥，沒有留下子嗣。於是，由於血緣關係而對葡萄牙王位最有優先權利的西班牙菲力浦二世當選為葡萄牙國王。從此，葡萄牙開始走上了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巴比倫式的奴役統治下的艱苦路程。它名義上享有兄弟王國的地位，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淪落成為一個被征服的省份。葡、西的合併在遠東也產生了影響。當時西班牙人佔據馬尼拉，馬尼拉當局要求澳門當局服從馬尼拉的領導。但澳門當局為了維護其海上貿易的利益，沒有同意馬尼拉的要

求，所以澳門一直懸掛葡萄牙的國旗。葡、日關係中斷後，澳門也就停止了與日本的貿易往來，這對澳門經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直到1640年葡萄牙脫離西班牙王國，唐·若昂四世（Dom João IV）稱王，布拉干薩家族開始掌握政權<sup>(9)</sup>，改善與日關係被提上議事日程。

此消息於1641年傳到果阿，並引起了耶穌會神父安東尼奧·弗朗西斯科·卡迪姆（Pe. 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的迅速反應。他是日本省的財政長官，他所提出的建議，直接導致了三年後貢薩羅大使的日本之行。

卡迪姆神父極力主張印度總督立即通知澳門關於葡萄牙新王朝成立的消息。自從1639-1640年日本禁教並驅逐葡人之後，澳門與日本的貿易全部中斷，繼而轉向了與馬尼拉的貿易往來。澳門每年從與馬尼拉的中國絲綢貿易中獲利頗豐，該航線因此逐漸成為其主要經濟動脈。由於菲律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葡西分力勢必打破原有的貿易局面，給澳門-馬尼拉貿易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另一方面，葡萄牙新政權的成立也給恢復澳日貿易、改善葡日關係帶來了契機。若能派人出使日本，表達此願，也許日本能重新考慮開放港口，恢復貿易，這對於澳門來說無疑地事關重大。

於是，印度總督孔德·德·阿維拉斯（Conde de Aveiras）立即致信澳門議事會，促使澳門方面派人出使日本重建友好關係。儘管澳門也非常希望能恢復澳日貿易，1640年澳門曾抱着同樣的目的派使至日本，然而結果完全失敗的經歷，令澳門人不願意重蹈覆轍。他們堅持認為，除非由葡萄牙里斯本直接派出大使攜國書正式出訪日本，才有可能獲得日本的重視和尊敬，成功的可能性才會存在。1642年，澳門派出經驗豐富的安東尼奧·費埃羅·弗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抵達葡萄牙，向新國王陳述了澳門的請求。在費雷拉的努力和卡迪姆神父（他此時已回到葡萄牙）的堅持之下，國王答應了派遣大使訪問日本。

要完成這一危險而又艱難的使命，無疑需要一位元經驗豐富、勇敢機智並具有冷靜頭腦的幹練人

物。在眾多候選人中，貢薩羅·德·西格伊拉·德·蘇薩吸引了人們的目光。

貢薩羅·德·西格伊拉·德·蘇薩，出生年月及地點不詳，抵印度的年份亦不詳。他的父親是一位身經百戰的老船長，對兒子影響極深。1614年，貢薩羅與父親共同指揮由七艘帆船組成的艦隊繞好望角抵達馬尼拉，並留守馬尼拉至1619年，後又多次航行於馬尼拉—果阿—里斯本之間，屢遇海盜和波斯船隊的襲擊，然而每一次皆化險為夷，充滿了傳奇色彩。

貢薩羅很快被委任為大使，前面提到的來自澳門的弗雷拉為船長，護貢薩羅乘坐旗艦“聖·安德烈”（Santo André）號，另由另一位船長貢薩羅·費拉茲·德·利馬（Gonçalo Ferraz de Lima）指揮“聖·安東尼奧·德·阿維羅”（Santo António de Aveiro）號隨航。1644年2月，這支船隊帶着葡萄牙新國王的信件和美好的願望從里斯本浩浩蕩蕩出發了。

此行注定是一次艱險重重的歷程。

頭三個月，船隊一路順風抵達好望角。之後問題開始頻頻出現：東南逆風迫使船隊在南印度洋轉悠了兩個多月，才在蘇門答臘北端靠岸，而其時船員因患上壞血病死傷大半；繼續航行至巽他群島，偏偏又遇到海上風暴，衝散了船隊。“聖·安東尼奧·德·阿維羅”（Santo António de Aveiro）號駛至科羅曼德爾時，倖存者祇有二十人了。然而儘管如此困難，他們還是兩度擊退了荷蘭人的攻擊，終於在1644年11月抵達果阿並留在那裡。

同時，旗艦於11月6日靠岸萬丹（Bantam），並逗留至1645年1月，旗艦“聖·安德烈”（Santo André）號抵達澳門時已經是1645年5月底了。她的到來得到了澳門人的熱烈歡迎和盛情款待。一方面，澳門的神父們秘密召集會議，同意籌集40,000達卡<sup>(10)</sup>作為資助大使的船隊；另一方面，澳門議事會認為，由於葡萄牙國王沒有明確表示保證今後禁止基督教以任何形式傳入日本，故就這次出使日本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可言，早因1640年澳門派往日本的使者無情地被日本幕府殺害，澳門人對日本

人的殘酷和冥頑太清楚了，他們覺得貢薩羅這次出使簡直是一次瘋狂的舉動。然而，此刻澳門的情形實在讓人擔憂：自從相繼失去與日本和馬尼拉的貿易，加上當時中國戰亂和饑饉造成的蕭條，澳門經濟一直萎靡不振，已花不起兩年時間來等待里斯本重新決策，唯一的辦法就是向果阿尋求解決方案。

無奈之下，貢薩羅祇好率領重新整修過的船隊返回果阿。印度總督D·菲利普·馬沙卡雲拿斯(D. Filipe Mascarenhas) 高度重視此事，立即召集會議商討解決辦法，他們雖然顧慮重重，但最終還是決定支持貢薩羅出使日本。他們為大使提供了新船“聖·若昂”(São João)號作為旗艦，原先的“聖·安德烈”(Santo André)號退而為護航艦，另外增添了新的貨物和水手。

1646年5月底，面目一新的大使船隊又浩浩蕩蕩地出發了。不幸的是，在琉球島附近他們遇上了災難性的颱風，損失慘重，祇好折回澳門。然而挫折並沒有嚇倒貢薩羅。他們重整旗鼓再次出發，直到1647年7月26日終於抵達日本長崎，這時離他們告別里斯本之時已經有三年了。

對於葡萄牙人的“再訪”，日本方面作何反應呢？

他們的第一反應便是：意外和恐慌。

其實，日本人早就從荷蘭人那裡聽說葡國派特使訪島之事，後來又得知琉球群島的颱風給他們造成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日本人於是鬆了一口氣，認為葡人不會再來“麻煩”他們了。所以，當貢薩羅的船隊出現在長崎時，他們感到意外極了。更糟的是，葡人為向日本致意而鳴響禮炮，這一舉動簡直令日本人驚愕不已，整個長崎陷入了濃厚的恐怖氣氛之中。驚恐之餘，他們立即派出船隻接近葡船，問明來意，次日又派人詳細盤問了船隊官員一行的姓名。

第三天，長崎奉行（地方執政官）派人以便於談判為由將大使船隊誘入停泊港（之前船隊祇停留在伊王島和福田之間，並未入港）。貢薩羅很清楚，入港容易出港難，入港容易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然而為了表明其誠意，就毅然率船隊入港拋錨。而

當日本人命船隊交出槍械時，貢薩羅極有禮貌而又堅定地拒絕了，並聲稱自己是葡國王派來的大使，理應受到區別於荷蘭和中國商船的待遇。

7月29日，長崎奉行派人將大使呈遞上來的葡萄牙國王的信件火速送往江戶以待決定。然而此行路途遙遠，且江戶方面商議亦須待以時日，故即使快馬加鞭，也要數些日子才能等到幕府的回覆。

葡國船隻一天在港，長崎人的恐懼心理便一天不能消除，他們於是立刻召集人馬，日夜趕工，用小船和厚板在出港口架起一座連環橋，封鎖了港口，這樣葡船插翅亦難飛了。貢薩羅及其船員氣憤至極，但為了完成其使命，祇好忍氣吞聲，此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二十三天後，即8月21日，信使終於帶着幕府的書面回覆返回長崎。這對貢薩羅他們而言，意味着大半個月以來的窩囊氣即將結束。然而，喜悅總是來得短暫，幕府的回覆帶來了更大的失望。

日本天皇給貢薩羅大使的回覆大意如下：

1) 由於自古便有反對基督教在其版圖內傳播的禁令，天皇曾處死過許多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葡西二國派遣神父至吾國，令吾國民改變信仰，並私下結社，殆圖謀不軌。

2) 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他們傳播宗教是藉口，顛覆吾國才是目的——關於這一點，一些放棄基督信仰的歐洲神父已經供認不諱。

3) 鑒於以上兩點，天皇嚴格禁止葡西二國同日本有貿易、海航及其它任何形式之往來。

4) 雖然日本天皇多年前便已頒令，聲明凡上述國家之船隻一旦抵日則格殺勿論，但念及葡萄牙國王此次派遣大使前來祇為告知其王新立，加之大使和平友好，故免除其死刑。

5) 倘若葡萄牙國王在致日本天皇的信中保證今後禁止來日本傳播基督教，那麼天皇可以考慮其他建議；若並非如此，天皇將繼續嚴令禁止兩國之往來。

由此可見，天皇的拒絕是徹底的。9月4日是大使船隊離開長崎的日子，船隻從封鎖浮橋的東部出口拖出，沿岸有日本武士列陣送行，尤令葡人印象深刻的是，當大使的船隻經過時，武士們並肩挺

立，威武莊嚴。直到最後，日本人還是害怕葡人會因通使失敗而報復。然而，任何事情也沒發生。船隊安靜地離開海港，朝澳門駛去……

作者博克塞在文本末尾還交待了貢薩羅大使一行航行至澳門繼而抵果阿的情形。另外，若昂四世自然不滿此行與出使結果，遂再擬信一封送至果阿，令印度總督送往日本。然而，印度此時忙於與荷蘭及馬斯喀特（Muscat）的阿拉伯人交戰，實無暇它顧，此事便這樣被束之高閣了。

拜讀完本書，筆者不禁為作者那極其生動的敘事風格、妙趣橫生的語言藝術所折服。譬如，當描寫到貢薩羅大使的船隊被陷於港灣，日本人在岸上耀武揚威的那一段，使人感到別有一番情趣：

無論葡萄牙人內心感受如何，從外表看來，他們是如此鎮定自若。按照大使的命令，士兵和船員均派人進行雙重監視。船上其他成員卻在吉它的伴奏和日本人詭異的目光下用歡歌熱舞度過了許多個夜晚。

顯然，葡萄牙人是想用歌舞昇平的氣氛來掩飾內心不可抑止的恐懼。在這種虛張的勇氣前，日本人表現得更可笑了。他們因為害怕葡人而設法將他們誘入海港，並用連環船隻和木板將其封鎖，此時卻見葡人不但毫不慌張反而連夜歌舞昇平，不禁感到愕然。於是，他們又想出高招，派出了“一名身手不凡的騎士，跨了一匹棗紅大馬躍上橋頭，全副武裝，揮舞長矛”，好不威風凜凜！（11）

這場戲劇性表演的雙方都表現得很精彩。事實上的情形卻遠沒有他們所想象的那麼緊張。作者把雙方的心理態狀通過對在場表演者的笑貌舉止刻劃得淋漓盡致。

另外，博克塞在書中穿插了多幅圖片資料，包括若昂四世的肖像圖，印度總督馬沙卡雲拿斯（Mascarenhas）的肖像圖，“聖·若昂”（São João）號和“聖·安德烈”（Santo André）號的繪圖，貢薩羅的簽名等等；書後還附有整整九十餘頁的檔案資料，包括與之相關的費埃羅·弗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回憶錄（1643）、澳門文檔（1645-1647）、果阿文檔（1646）、里斯本文檔（1651）；最後則是插圖的說明和人名索引。

筆者有幸為研究課題的參考需要解讀博克塞這本重要著作，謹此藉《文化雜誌》作一解讀性的引介，希望有助於讀者更進一步接近博克塞，瞭解博克塞。

### 【註】

- (1) C. R. Boxer: *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q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 1644-1647*, Macau, 1938.
- (2) (4) 參見奧登（Dauril Alden）著，顧衛民譯：〈博克塞，澳門與耶穌會士〉，《文化雜誌》第四十七期。
- (3) C. R. Boxer: *A Portuguese Embassy to Japan (1644-7)*, London, 1928.
- (5) 參見何芳川：〈葡萄牙與近代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三十四期。
- (6) 參見威印平著：《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4月，頁95-96。
- (7) 1633年，幕府向長崎當局下達了嚴厲的對外貿易取締令，規定除御用朱印船之外的所有船隻在日本停留時間被大大縮短，外國貨物的輸入受到嚴格控制。這一命令不斷被重複和強化。1636年，所有的禁令被公開發佈，史稱“鎖國令”。參見威印平著：《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頁124。
- (8) 由於荷蘭人參與了日本對基督徒的鎮壓，被定為僅存的與日貿易對象。
- (9) 參見〔美〕查·愛·諾埃爾：《葡萄牙史》（上、下），南京師範學院教育系翻譯組譯，1974年，江蘇人民出版社。
- (10) ducat，舊時歐洲金幣名，每枚約值2美元2角8分。
- (11) C. R. Boxer: *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q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 1644-1647*, p. 50: "There could obviously be but one outcome if it ever came to an armed clash, but whatever some of them may have felt inwardly, the Portuguese outwardly showed no sign of fear. On the Ambassador's order, the soldiers and sailors kept doubled watches, but passed many of their nights in singing and dancing to the strains of guitars, and the amazement of the Japanese. Not to be outdone in bravado, ... a skilled horseman is said to have appeared on the bridge on a powerful chestnut horse in full armour, brandishing a spear."